

域外风情

布鲁塞尔的鲜花

墨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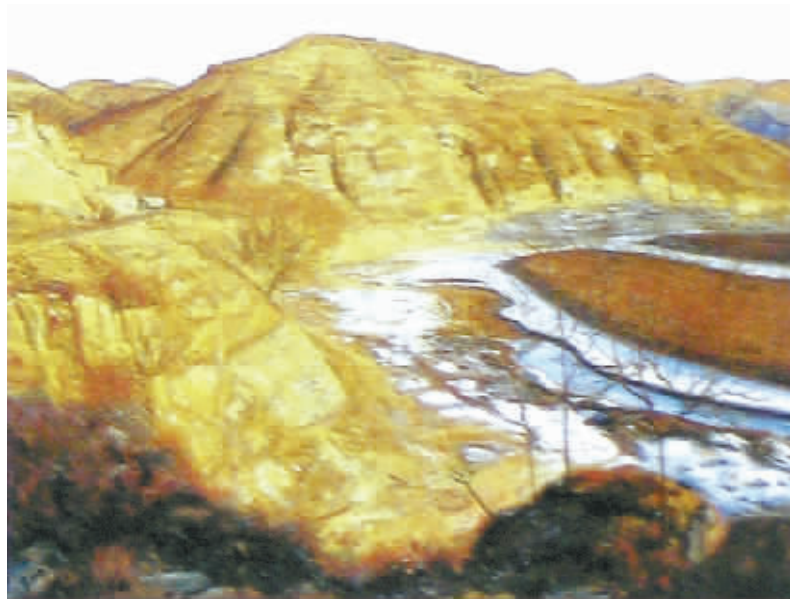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很早的时候，就读过廉于廉的故事。那幅印在书页上的于廉撒尿的雕塑，在我的印象里十分的高大，但这天的黄昏，在我们走过布鲁塞尔那充满了中世纪艺术风格的广场，然后在一条不宽的街角看到他的时候，没想那雕像像是一个小，还不足五厘米高。小于廉从1619年起，就站在这里开始撒尿，一直撒到这个黄昏我来到他的面前，足足近四百年，真是一次漫长的排泄。那哗哗地注入到下面水池里的尿水，在许多年前就已经熄灭了西班牙军队安放的火药，谱写了一曲人人都能听得懂的和声之音。是的，于廉的尿水不但熄灭了引发战争的火药，同时也浇灌着布鲁塞尔年年开放的和平之花。

9月19日，从卢森堡前往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的途中，从远近或近处，我们不停地路过那些有些深红色屋顶，灰白色墙壁的村庄，那些近似我们在格林兄弟或者安徒生的童话里所看到的村舍和房屋。在这些村庄里，我们看到的最高的建筑，都是那些有着尖尖屋顶的神秘而肃穆的教堂。而我记忆里最清晰的，则是那些茂密的森林和满地开放的花朵，那些遍野的小黄花。

在途中休息的时候，我走到路边草坪上的一棵松树下。草坪上到处开满了小黄花，那小小的桔黄色的花朵，在秋风里轻轻地舞动着。草丛里有许

多从松树上落下来的松球，我随手捡起一颗松球，松球长长的，鱼鳞一样的硬壳随着球体裹上去，一层一层的，像我们见过的佛塔。我在草坪上坐下来，探了探身子，从草坪里摘下一朵小黄花，插在松球上，然后又摘，一朵又一朵，最后我摘了几片绿色的草叶插在黄花的下面，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小小的工艺品。你看，一株桔黄色的松球上，长出了黄色的花朵和绿色的树叶，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？我坐在草坪上，尽情地享受着从淡蓝色的天空里洒下来的阳光，仿佛连一丝风都没有，空气是那般的纯净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我仿佛置身在一个梦境里。阳光穿过了我手指和手掌，使我的手掌变得透明，阳光使我的手掌变成了红色。阳光也穿过了我的身体了吗？我的身体也变成红色透明的晶体了吗？还有我的心脏，谁有谁能看到我透明的身体和心脏呢？一幅艺术作品，必须让人体验到一种快乐，那种旅行者发现的快乐，保罗·德尔沃，我手中的这颗开了小黄花的松球，就是你刚才说的艺术品吗？

德尔沃，我喜欢你的绘画，你那超越现实主义的绘画。你的《林中的苏醒》，你的《宁静的安详》。德尔沃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你生活的土地上，等到了布鲁塞尔，我能寻找在你在那里所留下的身影吗？可是，在布鲁塞尔，我



没有找到你，而我看到的更多是鲜花，是布鲁塞尔的秋季盛开的鲜花。在我们下榻酒店的床头柜上，在酒店餐厅里的每张桌子上，你都能看到布鲁塞尔的鲜花，特别是那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黄色的马蹄莲。是的，仿佛布鲁塞尔到处都是鲜花，就连街道路边的灯柱上，你也能看到挂着生长着鲜花的盒子。在布鲁塞尔，在你所到之处，都能闻到鲜花的气息。但布鲁塞尔开得最为旺盛鲜花，应该是和平之花。布鲁塞花堪称“西欧的十字路口”，被誉为“欧洲首都”，在这里，聚集着几百个国际组织，同时她还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。

那天傍晚，在我们步行路过一个小小的广场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西班牙

人唐吉珂德，他骑在他那匹著名的瘦马上，和他的随从桑丘一块站在比利时的夜色里。在他们对面，广场的另一侧，我看到了一个手拿书本的人，我想，那一定就是唐吉珂德的父亲塞万提斯了。不知为什么，那一刻我又一次想到了德尔沃，在这夜色里，想起了他的《夜之使者》，想起了他的《夜之庭园》，想起了他的《乡村的道路》。我知道，在塞万提斯和德尔沃之间，在这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西班牙人和比利时人之间，肯定有一种相通的东西，但我肯定，那不是战争，不是小于廉用尿水浇灭的正在燃烧的火药。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是飘浮在夜色里不肯散去的鲜花所带给他们的艺术的灵感吗？我想是的。

郑州市

“李文甫事件”始末

马青云 李济通

解放初期，郑州发生一起看似一般的治安案件。后因当事人的特殊身份，涉及侵犯人权等，闹的惊天动地，沸沸扬扬，不亦乐乎。这就是有名的“李文甫事件”。

据老市长王均智等同志回忆：1952年春天，新建的“郑州工人俱乐部”（在老坟岗，今金博大以西地方）落成。一天晚上，市总工会在此举行开幕式，并有文艺节目助兴。就在文艺节目开演不久，会场秩序大乱。原因是邀请的一家民办剧团，按传统习惯，先演一出“垫戏”。由于不是正剧，一般演员上场，以演技平平，拖拖拉拉，招致观众不满。于是出现拍倒掌，吹口哨等起哄现象。剧团团长上台说明情况，被轰了回去；工会副主席登台解释，事态仍未平息。最后，参加仪式的市委副书记（兼市总工会主席）李文甫出面讲话，要求大家

保持安静，遵守会场纪律。因当时正处抗美援朝之际，社会治安较乱，李特别强调，要提高警惕，防止阶级敌人破坏、捣乱，并要求公安干警进行干涉，予以处理。公安人员及工会干部，当场将带头起哄的群众，带至后台，逐一审查、询问。经审查，这些人都是工会会员，且思想进步、工作积极，并无任何劣迹，于是进行批评教育后，当晚全部释放。按说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此举并无不当。即是今天，出现类似情况，也会报警，弄清原委的。其后，却偏偏由于一篇通讯报道，而又引发一场轩然大波。

事也凑巧，此事刚刚平息，武汉又发生一起“纪凯夫事件”。《长江日报》予以披露，并加之评论，说作为武汉市主要负责人的纪凯夫，侵犯人权，限制自由，犯有原则性错误，应追究刑事责任，云

云。《河南日报》、《郑州日报》相继予以转载。消息一经传开，本来平静的郑州，波澜又起。有人对号入座，认为李文甫犯有类似错误，应重新立案，予以惩处。那时省会仍在开封，尚未迁郑。意见反映到省城，一时舆论哗然。面对巨大压力，李没有消沉，而是坦然面对，除公开承认错误，承担责任，还自请法院处理。最后，李文甫以侵犯人权罪，被判刑半年。李在服刑期间，认真学习革命理论，积极改造思想，还带领同室犯人，参加劳动，走坦白从宽之路，并因此多次受到表彰。由于表现出色，不久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。

事隔多年，不少老同志对此仍记忆犹新。他们普遍认为，李书记是好心办了错事，判刑半年，有点过重。但事后李却多次表示，自己丧失原则，侵犯人权，给党造成不良影响，罪有应得。这种严于律己，以身说法，勇于自责的坦诚胸怀，至今仍熠熠生辉，不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随笔

忽略的风景

兰玉儿

轻拂过我的面颊，翠玉般的柳条儿温柔地摆动，给这几近黄昏的薄暮蒙上朦胧的纱翼。

心情随着眼前的清静和幽雅渐渐明朗起来，忽听得有熟悉的音乐，是手机响起；女友的声音，悲悲凄凄地诉说着相恋三年的男友提出了分手，自己对他如何好，男友如何不知珍惜等等。我刚才逐渐好转的心情立刻暗淡下来，想对她说那句：生活就像池塘，懂得储存，也不要吝啬流淌，最终没有说出口，只能扮演忠实的倾听者，其实女友身边不乏优秀男士，可是她唯对男友情有独衷，我知道，所有安慰的话语也只能是听者最基本的回响。唯独时间才能疗养这种伤痛。

心情因感染了忧伤而有些沉重，沿着这条幽雅街道朝前走去，多少次在这儿独自行走，有时欢呼雀跃，有时沉思默想，走过四季，走过岁月，心里眷顾着家中那条林荫街道，常喜欢一个人在这里走走，很幽雅的环境，加上路两旁垂柳依依，柳丝袅娜，觉得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意蕴，似乎可以填补对枯萎花儿的哀愁，任微风轻



新书架

《往事点滴》

传英

黄佐临先生的《往事点滴》正如佐临之女黄蜀芹、黄海芹在“编后记”中所说：“‘点滴’虽小，却充分地展示了父亲的个性。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就是在牛棚，还自己中译英了十首毛泽东诗词。……他身体在休息，脑子不肯停，就是在病床上，他口述了《往事回忆点滴》。‘点滴’，就是他快快乐

息时的副产品。‘点滴’有趣，又幽默。‘点滴’给读者带来快乐。”

“点滴”虽小，容量却大，这里记录了佐临先生留学的经历，“苦干”剧团的生活，儿时轶事，奇怪的婚配，牛棚岁月等等。“点滴”往事，几乎每篇都展示了黄佐临的幽默与睿智，保持作者特有的风格，读来颇具情趣。这是佐临先生独树一帜的文风，使你忍俊不禁，甚至笑出声来。但这些有趣的文章却蕴藏着人生的坎坷，从艺的甘苦，人间的冷暖，生活的艰辛。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商检局

“小甜甜”的“怪癖”

马承钧

“小甜甜”，即刚刚去世的香港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，其实她已不年轻，都70岁了；“怪癖”者，一个拥有800亿港元的超级富婆，生活简朴得令人匪夷所思，每月支出竟然不足3000港元！如今这位“亚洲女首富”猝然作古，关于她的种种传闻也该尘埃落定，但她的此一“怪癖”却很值得我们回味的。

龚如心性格开朗，虽然早过了“徐娘半老”之年，穿戴上却颇为“另类”。她喜欢自行搭配，唯一的标准是越简单越好。我们常从媒体上见到她的“标志性”装束是：闪亮的超短裙和两条细长小辫，宛若妙龄少女。她喜欢这种青春妆束，全不顾别人如何议论。她不爱逛街购物，许多服饰、手包都是朋友亲手制作送她的。在重要场合或走出国门，则通常是一袭旗袍或绣花中式上衣。难怪许多港人说她是“60岁的年龄，40岁的外貌，20岁的心态”。

她的“怪癖”还体现在头发上。她反感理发店的嘈杂，从不去美发美容店，每每自己在家剪头发。以龚如心的财力，请十个八个世界一流美发师常年在家服务也是小菜一碟，她却却说：“请人到家来做头发，既麻烦又浪费时间，每天自己洗头、梳头是最好的自我保健方式，何乐而不为？”对于“吃”，龚如心也很“怪癖”：海鲜宴席在她看来“贵如性命”，她常常婉绝鲍鱼翅肚的应酬，一个人在屋里吃青椒、萝卜小菜。出门在外或巡视属下公司，一份麦当劳快餐即可。她不容“餐桌上的浪费”，吃不了的自己打包带走。有一

次华懋集团开楼盘，负责按揭的银行送来点心慰劳员工，在场的龚如心见还剩有蛋糕，就打包带回了。

荣登《福布斯》封面人物、比英国女王富裕7倍的龚如心，生活上毫无超级富婆派头，甚至连普通白领都不如，的确令人诧异！细想之，又觉得这“怪癖”也在情理之中。正如她所说：“我觉得有许多事情需要做，但又力不从心。用不上力就该出钱，这样赚钱就很有用，多赚钱才能帮助更多的人，所以我还要努力奋斗！”她日理万机打理华懋王国，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，她认为工作本身就是“最好的消遣”。而偶有余暇，她又喜欢跳舞、看戏和艺术展览，她的酷爱话剧和中国传统戏曲。她还喜欢读鲁迅的作品，认为文字简洁而深刻……这说明龚如心既是一位献身事业、钟爱生活的有为人，又不乏文化品位和高远追求。比们身边一些浑身披金戴银、热衷奢华享受，对文化却一窍不通或者不懂装懂的“富人”来，愈发凸显出她的高贵与可爱了！

行文至此，对这位“亚洲女首富”的“怪癖”，应该理解和感叹了。其实早在2000年，龚如心就对记者披露将来会捐献遗产。她曾感叹为何中国没有自己的诺贝尔奖？还一度筹划要在内地开办以她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。2001年7月，她更在公开场合表态：她已订立遗嘱，身后将大部分遗产作慈善，只留少许给家人。几年前龚如心曾捐七百万美元给美国哈佛大学，让内地干部有赴美进修的机会。她的“怪癖”，正是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美德的缩影。

说话之间，我已经清楚地看到室内的一切，靠墙横放着一个绿色的给汽车轮胎打气的那种气泵，通过一根橡皮管连接到一个放倒的氧气瓶上面。二者之间，有一个透明的、中间开口的大型塑料瓶，可以不断地从开口处加进海洛因，声响就是从气泵上的电动机发出来的。这时，我还看到辛经理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地站在人群背后。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他惶惑地低下了头，随即喝令众人退下，然后向我走过来。

他板起面孔，斥责他说：“常言说‘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’，你们这样心怀鬼胎，怎么合作下去？”辛经理举杯向我敬酒说：“一句玩笑话，何必认真！讲在当面的话，都不会有恶意。”我们碰杯后，一饮而尽，然后回房休息。我电话通知小黑返回南邓。

事情过后，我心里像灌了铅，非常沉重。辛经理他们的成功，就是我的失败！我对接受情报的人心存怨怒：你们只顾及我个人的安危，竟将大宗毒品放行，那样会毒害多少人！而我已年过花甲，放在天平上，哪头重！

一月后，利用去昆明采购的机会，见到了我的接头人，我就“氧气瓶”一事，对他提出质问。某领导笑着说：“如果既截获了毒品，又保证了你的安全，不是更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哪有那种便宜事！”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事情正是那样。我们一路大开绿灯，让毒车通过，但没有放松跟踪监视！等他们在百色办完交接手续，缅方人员开车返回后，我们却在南宁近郊将‘氧气瓶’截获。让一车毒品烂在了香港黑社会手中。”

我不由地赞叹说：“这招真高！南邓方面以后听说这件事，也不会怀疑到我，因为可能是接货人的疏忽所造成。这正是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！”

氧气瓶事件过去不久，我又发现了一宗规模更大、更离奇的贩毒案件。是我点燃了导火索，引发了一场大会战！

八、大会战的导火索

胆大与胆小，只能是相对而言。再胆大的人，内心也会感到恐惧。所不同的是他能克制自己，保持镇定，更确切地说是“故作镇定”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是个平常而又平常的人，当把“氧气瓶”的情报发出去之后，坦率地说：我非常害怕！虽然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逃生路线，到时能否脱身，还在两可之间。

一连几天等候消息，绷紧的神经几乎要断了。睡不好觉，吃不下饭，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内心却是忐忑不安。事情过后，虽然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但是我却病倒在床。糖尿病严重复发，“三多一少”症状全出现了。尤其是口渴难耐，无论喝下多少水，尤其不解渴。头昏脑胀，四肢瘫软无力。迫不得已，只好回到邻近的云南省镇康县疗养。我带着小黑，租了一位战友的“马氏清真园”。

辛经理亲自开车送我，由于相距不远，他还经常来清真园与我商讨厂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这里的条件虽好，但我很快发现美中不足之处，那就是人多杂乱。在我所住的楼房下面，是一间河南驻马店人开的馒头厂。云南人主要食粮，只把馒头作为点心，而这里的生意却出奇的好。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云南，而且还要出国去缅甸，这些农民是怎么着了魔？（他们的离奇行动，唤起了我的浓厚兴趣。

连载

才吃罢早餐，便听一片人声、笑声。侄媳说：“姑妈，快出来，亲戚都来看你了。”回来几天，我知道，在桂林住着的亲戚多着呢，我也急于见到他们。

厅上坐满了人，见我出来，一个个赶忙前来同我拉手问好，有的叫九姨、九奶，有的叫舅娘、舅奶，有的叫表伯娘、表奶。哦，桂林的亲戚还真多。从前年幼、年青的一辈群舅孩子孩子，如今都已成家立业，儿女成群。眼见这么多亲人欢聚一堂，几十年往事涌上心头。幸得我在美国在香港没听信那些说共产党六亲不认的话，不然我就永远不会与家乡、与亲人再见了。

一连几日是高高兴兴，忙忙碌碌。转眼之间春节就过了，南宁来的亲人是请假回来探亲的，先回去了，跟着幼邻也要回美国去。

幼邻临行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们说了许多话。他说要我多多保重，明年回来看我。几十年母子相依为命，分离对他来说，无疑也是痛苦的。他觉得身为儿子，不能在我老年之时，尽其赡养责任，感到歉疚。但是，我知道他已尽了最大的孝心，他二十年的孝养，足以使我终生安慰！正如德邻所说，幼邻还要做许多事业，我不能绊住他的手脚。

此后幼邻真的恪守诺言，年年或隔年回来一次，每次总要住上两、三个月，我们母子同样得以享受天伦之乐。

我在幼邻偶尔行街，有些老桂



我与李宗仁

漓江出版社出版